仕國人文

七至一二冊(廿)

卷七至一二

二

ORIENTALIA
CHINESE
V
B9326
F21

V
B932.6
F21

Z

册 7
卷 7

仕國人文七卷

唐

上

王珪　薛收　温大雅

張玄素　王績凝附　薛仁貴

尉遲恭　張嘉貞子延賞孫弘靖附

羅道琮　王勃　裴行儉

狄仁傑

下

宋之問　裴光庭　王維
尹知章　張巡　黃晉卿
溫造　裴度　柳宗元
白居易　陽城　柳公權
司空圖

576337
Jan. 12. 40.

仕國人文七卷

晉洪洞范弘嗣輯

唐

王珪　禮部尚書

王珪字叔玠祁人性沉澹志量寬大交不苟合高祖入關以李綱薦署世子府事建成太子誅太宗召爲諫議大夫珪椎誠納善每存規益遷侍中它日進見有美人侍帝側本盧江王瑗姬也帝指曰盧江不道賊其夫而納其室豈不亡乎珪避席曰

陛下知廬江之亡其姬尚在竊謂陛下以是審知其非所謂知惡而不去也帝嗟美其言珪嘗坐漏禁近語左補外俄拜禮書兼魏王太師王見之先拜珪以師自居王問珪何以爲忠孝珪曰陛下王之君事思盡忠陛下王之父事思盡孝忠孝可以立身可以成名王曰願聞所習珪曰漢東平王蒼稱爲善最樂願王志之帝聞喜曰兒可以無過矣子敬直尚南平公主時諸姬下嫁未嘗行見舅姑禮珪曰主上循法度吾當受公主謁見豈爲身榮將以成國家之美于是與夫人坐堂上主執笄盥饋乃退后公主降有舅姑備婦禮本于珪珪少孤且貧或饋遺輒受及貴厚報之雖已亡必酬贍其家性不苛察臨官務舉綱維去甚不可者至僕妾亦不見喜溫奉寡嫂家事咨而後行敎孤侄如已子宗族匱乏周卹之薄于自奉不作家廟四時祭于寢子遺直坐交皇太子承乾徙嶺外

余按王珪對太宗納廬江美人曰妖美之色蠱惑當世之君使其骨肉相殘以壞于內君臣相疑以

敗于外危亡之兆鮮不由此史蘇謂有女戎婇喜
妲己褒姒是也其言可謂懇切矣宜太宗深加嘆
美珪忠直敢言嘗令品藻當代人物旣歷舉之乃
曰激濁揚清臣于數子亦有一長當時以爲確論
云珪少孤貧母李嘗曰兒必貴然未知所與游者
何人會玄齡等過其家母見之大驚謂珪曰二客
公輔才汝貴不疑嗟嗟不知其人視其友況知子
莫若母諒矣諒矣

薛收　汾陰縣男前秦府主簿

薛收汾陰人道衡子受學王通唐初爲秦王府主
簿從討王世充及平劉黑闥收爲書檄露布或馬
上占辭該敏如素構嘗上書諫王止畋獵王荅曰
成我者卿也明珠兼乘未若一言賜黃金四十斤
後封汾陽縣男收少與從侄元敬德音齊名世稱
河東三鳳元敬爲十八學士之選收子元紹九歲
襲爵高宗卽位數上書陳當世得失帝嘉納曾孫
稷善屬文書畫名一時累官諫議大夫睿宗朝封

晉國公

余按收乃文中子高弟也學授大儒名稱英望書檄露布綽有雄才馬上占辭敏如素構文名繼震而武績併楊其門閥繩美箕裘紹芳前則長史大閤中丞存誠後則元敬預瀛州之選稷檀文翰之精嗚呼河東薛氏淩千載而獨盛乎

王績曰收白牛溪賦韻趣高奇詞義晦遠嵯峨蕭瑟眞不可言壯哉邈乎楊班之儔也姚義云薛生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滄海高深極矣

溫大雅　黎國公贈尚書右僕射

溫大雅祁縣人師文中子高祖時與竇威等定儀典拜黃門侍郎歷禮部尚書太宗朝封黎國公弟彥博累官尚書右僕射中書令旣掌機務謝絕賓客每進見必陳政事利害及卒帝深惜之彥博名大著從太宗征西河有功累官中書侍郎封清河郡公

余按李唐之社稷初定當時易制度定儀典稽古法諸禮文大政皆溫公所裁而規畫調停終唐三

百年一遵其章程良由淵源于王河汾之門墻而講究于生平者精也弟彥博敷奏詳明出納惟允掌機務必絕私交陳政事每悉利害其一堂友于怡怡和好比其卒也帝輟朝慟悼之不已可謂賢矣

張玄素　太子左庶子光祿大夫

張玄素蒲州人初仕隋爲景城縣戶曹竇建德執將殺之邑人千餘號泣請代釋之唐太宗即位擢侍御史遷給事中時治洛陽宮上書諫止魏徵嘆其有回天之力歷太子少詹事太子承乾事遊畋不樂學玄素以學古師訓爲諫帝知數規太子擢左庶子銀青光祿大夫爲唐名臣

余按張公忠鯁骨立直方不撓其諫罷治洛陽宮一疏劍切中肯而英明如太宗旋即停止力足以

回天言足以範世至輔導青宮一本于務學必規以正凜凜乎純臣之操軌也主聖臣明千載誦貞觀之政有以焉

王績 凝附

王績通之弟隋大業中舉孝弟廉潔授秘書正字還鄉種黍蒔藥釀酒自供自號東皐子武德初待詔門下省官給酒一斗飲至五斗不亂著五斗先生傳無心子傳及醉鄉記貞觀中撰隋書兄凝博學能文爲監察御史守正不阿人皆憚之至子侄勃勔勱助俱第進士有詞藻五世質累官諫議大夫清慎惠愛

余愛績自撰誌銘曰王績者有父母無朋友自爲

之字曰無功焉或問之箕踞不對蓋以有道于已無功于時也不讀書自達理不知榮辱不計利害起家以祿位歷數職而一進階才高位下免責而已矣天子不知公卿不識于是退歸以酒德遊于鄉里往往賣卜時時著書行若無所之坐若無所據鄉人未達其意自銘曰有唐一人太原王勣若頑若愚似矯似激院止三逕堂唯四壁不知節制焉有親戚以生爲附贅懸龐以死爲決瘧潰癰無思無慮何去何從隴頭刻石馬鬣裁封

薛仁貴　左武衛將軍河東縣男

薛仁貴龍門人應募征遼白衣陷陣立奇功太宗曰朕不喜得遼東喜得虓將累官左武衛將軍嘗校檢代州都督狄人畏之莫敢犯境又降九姓擊突厥威憚殊俗爲時虎臣後封河東縣男子訥孫徵並羽林將軍暢金吾將軍貴發三矢輒殺三人軍中獻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楊慎曰薛仁貴著周易新生本義四卷勇將而精意經術如此

余按古今椎名將者數白衣之先鋒非薛總管之忠誠驍勇耶氣走風雷名震草木所謂鵲印槌邊月龍旗拂海雲而幹乾轉坤之英氣摧山撼岳之雄威則陷陣征遼免冑示虜固絶類離倫奇才乎唐之山河非若人之功歟世言爲將三世必凶公終壽考子訥朔方大總管謚昭定弟楚玉節度使楚玉子嵩尚書右僕射嵩子平韓國公贈太傅子從左上將軍贈工書凡五世無凶天報忠貞也

尉遲恭　鄂國公

尉遲恭字敬德大同人少勇力絶人初事宋金剛非其人也貞觀後公不交人事常練氣服食奏清商樂以自奉從太宗討竇建德王世充劉黑闥等戰功甚多恭善避矟每單騎入賊羣刺之不能傷奪取賊矟而還刺賊封鄂國公謚忠武

唐呂温賛曰侁侁鄂公百鍊龍泉沈翳未宣氣衝斗間佩非其人躍入大川神武獲馬提之上天天地之内指麾無前熊威虎力隱若敵國剛毅木訥

安劉必勃武德之屯手枝禍根掃除氛昏棒出日
月耀于天門功成名遂高謝戎事烈烈猛志化爲
和氣深地高堂頤性保命屑瓊飲露靜奏清商商
爲臣勵事君鄂公之志之仁
馮琦曰秦王不疑敬德人皆曰太宗知敬德之賢
不疑而用之也敬德之囚非太宗之心也使敬德
不囚未必爲太宗之利也夫驍勇者有難御之氣
歸附者有德我之心愛之太甚而養之太過未有
爲我用者信推于既疑之後恩加于既囚之餘太
宗之爲此非徒有以懷其心亦所以消其慢也噫
太宗所以善籠降附之將也歟
王士騏曰敬德奪槊避槊猶一夫之敵至于救主
明心辭金表節重門洞開以待刺客可謂奇識
王逵詩萬里潢池不見津一泓秋水湛無塵誰知
牧馬爭獰者便是凌烟閣上人
余按唐朝上將吾必以鄂公爲第一籌畧閑雅號
令嚴明所稱矯矯桓桓非耶勇藝超羣英懷邁世
戰攻多克勢利莫移木訥剛忠匹休絳灌挽河漢

以洗甲兵非常事業整乾坤而篆鐘鼎不世勲庸才出萬夫之特望居百將之先迄今仰凌閣者無不豔羨敬德也鄂公不但忠勇兼有謀畧晚年謝客學道保其身名此其人真西遊記所謂戰鬬佛焉天將哉

張嘉貞子延賞孫弘靖附中書令

張嘉貞蒲州人以五經舉張循憲薦之武后召見儀止秀偉奏對偪偪拜監察御史歷梁秦二州都督政尚嚴肅玄宗嘉之召回後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卒謚曰成肅弟嘉祐任金吾衛將軍每朝軒盖騶道盈閭巷子延賞博涉經史通曆法大曆初除河南尹治行第一所至民誦其愛亦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孫弘靖元和中同平章事繼父祖三並入相人號其所居爲鳴珂里云

宋歐陽脩曰開元之盛所置輔佐皆得賢才其建明足稱朝多君子信太平基歟張氏三世宰相然器有所窮嘉貞窮于俗延賞窮于忮弘靖窮于權惜哉劉昫亟祿之家鮮克有禮信乎

余按嘉貞舉五經而學以博洽著歷二郡而政以嚴肅稱爲開元名相矣郎君延賞以經書通吏治德愛頌乎四鎮治行推爲第一元孫弘靖亦登政府當時號爲三相張家抑何如奇遘哉而相業亦爛焉足述矣

羅道琮　太學博士

羅道琮蒲州人慷慨尚義貞觀末嘗謫嶺南有友人同斥者死于荆襄間臨終泣曰人生有死獨委骨異壤耶道琮曰吾若還終不使君留此君無過慮瘞路左去歲餘遇赦歸霖潦積水失其殯處道琮慟哭尸乃沸出果遷葬于其家道中夜宿彷彿友人告曰君厚德不間存亡名位將不止此尋擢明經仕至太學博士爲時名儒

余按道琮之徙嶺南行次荆襄友人告卒方其奔

走道路之間爲之收瘞復期他日以歸遺骸觀一時相與之言其平生義氣藹然見矣後果來歸經其殯所哀慟力求于墊溺之中乃獲其尸以還克踐前言如持左契相符使旅棲幽魂卒返泉臺之下宜乎冥冥佩德不間于存亡也嗚呼彼有蔑棄厥義視朋友淪于死亡而曾莫之恤者可不知所戒哉

王勃　朝散郎

王勃字子安絳州龍門人通之孫六歲善屬文麟德初年未及冠對策高第授朝散郎沛王聞其名召署府脩撰作鬬雞檄文高宗怒斥出府客劒南求補號州參軍以罪當誅會赦除名父福畤由雍州司功參軍坐勃故左遷交阯令勃往省一夕至南昌會都督閻伯嶼爲洪州牧置酒滕王元嬰之閣宿命壻爲文以誇客因出紙筆請客勃年少不辭都督怒遣吏伺其文輒報一再報語益奇乃瞿

然曰天才也遂成文極懽而罷時與楊炯盧照隣駱賓王皆以文章齊名天下號爲四傑弟勔與勰皆有名杜易簡稱曰王氏三珠樹初祖通續古尚書勃補完缺逸定著二十五篇渡海溺水卒年二十九有集三十卷

余桉子安盖代奇才也六歲能文對策高第才華著聞詞藻知名頃刻而成如夙構然自敘清識滯于煩城仙骨權于俗境恒恐運促風火身非金石想玄都紫微而歛手鐘鼎息肩岩石乎

裴行儉　禮部尚書

裴行儉字守約聞喜人舉明經高宗將立武昭儀行儉以爲國家憂從此始矣麟德中典選始設長名榜銓注等法又定州縣升降資擬高下爲故事上元中嘗平都支遮匐帝親勞宴曰行儉提孤軍深入萬里兵不血刃而叛黨禽夷可謂文武兼備矣其兼授二職調露初降突厥伏念溫傳並餘黨侍中裴炎害其功斬念傳行儉功不錄每嘆曰渾濬之事古今耻之但恐殺降則後無復來矣遂稱

疾不出行儉善知人在吏部時言蘇味道王勮後皆掌銓衡又謂王楊盧駱非享爵祿器卒如其言云行儉有瑪瑙盤廣三尺文彩燦然軍吏趨跌觸盤碎之惶懼不自勝叩頭流血儉笑曰爾豈故哉何乃至是

余曰天下事皆可强爲惟度量不可强爲何也資禀之高見理之明也行儉能論四杰高下其識見非衆人所及彼區區一盤奚能動其中哉人所寶者物也儉所寶者德也先器後藝于茲徵矣

狄仁傑　梁國公

狄仁傑字懷英太原人性至孝嘗過太行山瞻河陽見白雲孤飛曰吾親在其下舉明經調汴州參軍爲吏誣訴黜陟使閻立本召訊異其才謝曰仲尼稱觀過知仁君可謂滄海遺珠矣蘭仁基恒曰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爲江南巡檢使奏毀淫祠千七百所惟存夏禹太伯季子伍員四廟耳高宗時宰相張光輔討越王軍中恃功多暴索仁傑拒之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耶仁傑曰亂河

南者一越王公董師三十萬以平亂縱兵暴橫是一越王死百越王生也天授中武后謂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爲過臣當改之以爲無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願知后歎其長者會爲來俊臣所搆捕送制獄俊臣引仁傑置對荅曰有周革命我乃唐臣反固寔俊臣乃梃繫其屬王德壽以情謂曰我意求少遷公爲我引楊執柔爲黨公且免死仁傑歎曰皇天后土使仁傑爲此乎即以首觸柱血流沫面德壽懼而謝後仁傑子上變得免死武承嗣屢請誅之后曰命已行不可返初吉項李昭德數請還太子而后意不回一日則天謂仁傑我夢雙陸不勝者何對曰雙陸不勝宮中無子也則天疾問仁傑曰我夢鸚鵡雙折翅者何對曰武者陛下姓相王廬陵王陛下羽翼也是可折乎則天欲立武三思對曰太宗百戰取天下授之子孫三思何與焉且姑與母孰親子與侄孰近立廬陵王則陛下萬歲後享唐血食立三思則宗廟無祔姑之禮后感泣遂立廬

陵王復唐祚公薦張東之桓彥範敬暉姚崇等爲名臣

唐呂温賛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

宋范仲淹曰公之勲德不可殫言有議論數十萬言李邕載之别傳論者謂松栢不沃金石不柔受于天焉公爲大理丞杭天子而不屈在豫州日拒元帥而不下及居相位而能復廢主以正天下之本豈非剛正之氣出乎誠性見于事業當時優游薦紳之中顛而不扶危而不持者亦何以哉又系之云商有三仁弗救其滅漢有四皓正于未奪嗚呼武暴如火李寒如山何心不隨何力可回我公哀傷拯天之亡逆長風而孤騫愬大川以獨航金可革公不可革孰爲乎剛地可動公不可動孰爲乎方一朝感通羣陰披攘天子既臣而皇天下既周而唐七世發靈萬年垂光噫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當

楊夔紀梁公對曰天后幽中宗之後徐敬業唐之

奇起兵以復唐室不旋踵敗遂用酷吏開羅織之門以懾伏中外天后曰吾用俊臣思止來朝臣懼否梁公曰朝臣小人不達天命或有異議陛下以木有一寔之蠹將剪樹而棄之乎錦有一點之汙將全匹而燔之乎養隼者欲其鷙烏鳶乎鷙鸞皇乎鷙而無別不如勿鷙后默然

李夢陽詩曰狄相昔爲州刺史于今伏臘土人思向來伊水瞻遺墓此處羌民拜古祠鸚鵡夢中天地轉太行山下旆旌遲稔知忠孝平生事更讀布

文萬古碑

徐奮鵬曰狄梁公毀江南淫祠一千七百餘獨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當時女主當陽人亂鬼亦亂矣如夏禹定傳子之義太伯季札高讓國之風伍員茂復楚之烈此類似與公爲唐之心有當者故公留之用意亦淵矣及天后肆雷唐祚如帶如髮公從容輾轉于姑侄子母孰親之問而潛收五龍夾虞淵之日以洗光咸池其有功于宗社直可以勒金石而銘彝鼎自非赤心之醇至者其

能于牝朝底績哉君子曰忠孝一根也仁傑反周
爲唐之功當在太恒山一片白雲中來
余按公代友以使絶域理刑而無寃民撫戎落皆
得其歡心申註誤俱免于死論紓民力于兵燹之
餘全民生于迫脅之後仁厚之德及人深矣唐朝
名臣惟公一人故紫袍龜帶眷禮獨隆生榮死哀
厥子光嗣景輝從孫兼謨俱爲顯官天之報施遠
也

武甄孫元衡儒衡附脩文館學士

武甄字平一文水人通春秋工文辭時稱名士武
后時畏禍棄官而隱屢詔不應及中宗復位拜脩
文館學士凡作詩文俱有關于風教制策則以救
時弊爲主孫元衡德宗時爲御史中丞嘗進對延
英殿帝目送之曰眞宰相器元和中拜相時淮蔡
用兵悉以機務委之從弟儒衡氣韻高雅爲諫議
大夫劾奏皇甫鎛剝下媚上後轉戶部右侍郎其
先武攸緒有志行好周書易莊見武后易唐爲周

遂棄官隱于嵩山後武氏禍起惟攸緒不與
余按武后不男子而婦人矣國不唐而周矣制度
不土而金不青而碧矣宗支不金玉而藿粉矣薦
紳不冠裳而禽犢矣元元不貞觀而塗炭矣其皇
戚眷族乃有攸緒變姓名賣卜恬淡寡欲甄之高
卧不起埋跡遠害二公矯矯鴻冥之彥也二孫挺
然國器得于庭訓深矣一門守道潔身視偷合苟
容者雲泥

宋之問　尚方監丞

宋之問字延清汾州人偉儀貌善詞章甫冠與楊
炯分直習藝館累遷尚方監丞景龍中遷考功員
外郎時韋維善裁剖之問好詩稱一臺二妙其詩
靡麗與沈佺期齊名學者宗之號爲沈宋語曰蘇
李居前沈宋比肩父友文富文辭且工書膂力絕
人世稱三絕既之問以文章起其弟之悌以蹻勇
聞之遜精草隸皆得父一絕
余按之問極善詞章精工草隸武后遊洛南龍門

詔從臣賦詩東方虬詩先就武后賜錦袍之問俄
頃獻后覽之嗟賞更奪袍以賜後人稱其賦詩見
重被錫錦袍撰文可傳致稱三絶不愧其父友文
之家傳矣當時橋梓並擅美譽棠棣齊騰華聞西
河文翰世閥必屈指宋氏爲巨擘焉

尹知章　博士

尹知章翼城人少學未甚通忽夢人持巨鑿破其
心若內劑焉驚悟志思開徹遂明六經爲世通儒
中宗時官太常博士因廟議出爲陸渾令坐事輒
棄官去張說表諸朝權禮部員外轉國子博士每
休沐講授不輟弟子貧者周恤之性倜儻不事產
業卒于官所注傳頗多行于時門人奏頌功德刻
著國子監門外
余按尹公性禀和厚志慮開明自巨人鑿心以後

淹貫六經有通儒之號此與江筆生花何殊至建議廟祀本王業之因而授徒講學門人勒績于成均門外吁德教漸濡于人深矣

張鵬起曰公夢斧破胸而心花開凡神經密牒流覽無遺矣辟雖講授無間寒暑日星光燄其文章咀翠含香其篇什紫氣白鶴一旦忽化以故青衿歌聲無懼爭願爲絳帳報功德于不朽也

裴光庭

裴光庭字連城行儉子性靜默寡交遊雖驟歷台省人未之許既以職業稱議者更推之開元中兼吏部尚書因父長名榜爲循資格無賢不肖一據資格配擬又促選限在正月門下省閻麟之專主過官凡麟之裁定光庭輒然可語曰麟之口光庭手撰搖山往則維城前執二篇帝手制褒美詔皇太子諸王于光順門見光庭謝所以規諷意卒謚忠獻

余恆歎銓選難其人矣公水鏡無私舉錯得人知代天家之權衡不植私門之桃李况懲于儲兩屢壞國本而搖山維城披肝露膈太子安處于青宮而易若于訓則監門無中夜之泣矣倘敎諭不早分誼不明即萬分無喋血出位之變而躍龍之危可免公之遠慮無愧乃父庭訓也

王維弟縉附

王維字摩詰太原人九歲知屬辭開元九年擢進士第一人累遷尚書右丞工草隸善畫名盛于開元天寶間寧薛諸王待若師友有別墅在輞川嘗與裴迪遊其中賦詩爲樂孤居二十年上元初卒代宗求其樂章弟縉集數百篇上之優詔褒美縉字夏卿好學與兄維俱以文名舉文辭清麗科上第祿山亂以功遷兵部侍郎同平章事後以罪貶括州王兄弟事佛居常蔬食不茹葷血維得宋之

問藍田別墅在輞口彈琴賦詩雅好潔地日有十數帚掃治專使兩僮縛帚安祿山陷京師維爲賊執維吞藥佯瘖祿山愛其才逼至洛陽供職賊平肅宗憐之遷太子中允縉讀書嵩山有四叟携榼相訪自稱木巢南林大節孫文蔚石媚虬高談劇飲既醉俱化爲猿升木而去作相日好與人作碑誌有送潤毫者誤叩右丞門維曰大作家在那邊其爲兄推重如此

余按維縉書畫伯仲氣節鴈行眞棠鄂雙輝也

張巡　眞源令

張巡字巡芮城人博通羣書曉戰陳法氣高邁略細節所交必大人長者開元末擢進士第由太子舍人出爲清河令治績最秩滿還都于是楊國忠方專國權勢可炙或勸一見且顯用荅曰是方爲國恠祥朝宦不可爲也更調眞源令誅土豪猾吏華南金政簡民宜譙郡守楊萬石遣迎祿山兵巡率吏哭玄元皇帝廟遂起兵討賊時雍丘令令狐潮舉縣附賊有賈賁引軍進至雍丘巡與之合而

潮在外還圍雍丘六旬大小數百戰潮敗走當此時王命不復通有大將六人勸巡降巡明日設天子像引六將至責以大誼斬之士心益勸兩敗賊賊遁陳留及賊將楊朝宗謀趨寧陵絶巡餉路巡板衆保寧陵至睢陽與太守許遠合遣將雷萬春南霽雲等戰寧陵斬將殺賊朝宗夜去至德二載祿山死慶緒遣尹子琦合朝宗攻睢陽勵士固守日中二十戰氣不衰遠自以材不及巡請禀軍事而居其下巡授不辭遠專治軍糧戰具子琦聞巡

欲乘勝擊陳留復圍城巡遠親鼓之悉軍戰賊潰頃復圍城食盡救不至賊知外援絶圍益急衆議東奔巡遠議以睢陽江淮保障若棄之賊乘勢鼓而南江淮必亡遂死守不去及賊攻城士病不能戰城遂陷與遠俱執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遇害巡之執也謂子琦曰吾欲氣吞逆賊顧力屈耳子琦以刀扶其口齒存者三四巡既死遠遠洛陽亦以不屈死遠敬宗曾孫寬厚長者明吏治與巡同年生而長故巡呼爲兄艱難以來忠烈未

有先二人者睢陽至今祠享號雙忠廟云
唐李翰曰巡生于昌時少習儒訓屬逆胡謀亂亮
雲滔天挺身下位忠勇奮發率烏合之衆當漁陽
之餘賊時竊據洛陽控引幽朔驅其猛鋭吞噬河
南巡前守雍兵潰其腹心及曾炅以十萬之騎棄
甲于宛葉哥舒以天下之衆敗績于潼關兩宮幽
居萬國波蕩賊遂僭盜神器鴟峙兩京南臨漢江
西逼岐雍郡師遷延而不進列郡望風而出奔而
巡獨守孤城不爲之却賊乃遣出巡後議圖江淮
巡退睢陽扼其咽領前後拒守自春徂冬大戰數
十小戰數百以少擊衆以弱制强出奇無窮制勝
如神殺其亮醜凡九十餘萬賊所以不敢越睢陽
而取江淮江淮所以保全者巡之力也城孤糧盡
外救不至猶奮羸起病摧鋒陷堅俾三軍之士噉
膚而食知死不叛及城陷見執終無撓詞顧眦亮
徒精貫白日雖古之忠烈何以加焉
余按安史煽亂圖逆者雀躍立朝者鼠偷是安落
氏之崛起而開皇民所鼠竄不寧之秋也楊李之

相共奸指鹿再見玉環之面已萎馬驛不保乾坤何等時耶巡也率疲卒捧空腹以數百人殘喘求活于雀鼠孤城迷落日破壘鎖長烟悲夫悲夫況祿山尋殞靈武遽留天心未厭唐也柳郭李兵集楊纛響附吾睢陽安若丘隅如雀如鼠安知非天賜完節留不盡之生氣以少待乎奈之何雀盡鼠竭繼以愛妾又繼以童僕城爲齏粉身爲俘囚猶欲以厲鬼殺賊嗟乎一腔熱血凛凛有生氣哉三日救至十日賊亡天所以報巡也

苗晉卿　太師懿獻公

苗晉卿字元輔壺關人以儒素稱擢進士第累官中書舍人吏部侍郎出爲魏郡太守政化大行嘗入計謁歸本縣望縣門輙步吏諫止晉卿曰公門當下況父母邦乎其恭謹如此肅宗朝拜左相封韓國公卒贈太師謚懿獻晉卿所至有惠化魏人爲營生祠立石頌德再秉政出入七年陸贄嘗稱其謙柔敦厚爲三朝所推云子粲官至郎中

李華曰天寶之末胡羯亂常公身在陷穽心圖遼

廓謁至尊于慕殿議大計于轅門天子壯之與滄陽郡王經畧大業公撫于內汾陽營于外克二京復九廟尊先帝返上皇公之功也玄宗升遐詔公攝政肅宗違代令公當國道合君臣時契雲龍于二主功高宇宙德鍾社稷于一身公至和爲心太素爲體以虛舟應物世累不能干其神以公器濟時江海不能開其慮故軒裳鐘鼎于我如浮雲大位遐年在生爲逆旅也

溫造　禮部尚書

溫造字簡輿祁縣人大雅五世孫也性嗜書然慼氣少所降屈不喜爲吏隱王屋山人號其居爲處士野壽州刺史張建封聞其名書幣招禮造欣然曰可人也往從之時李希烈反天下兵鎮相撼逐主帥自立德宗患之以劉濟方納忠于朝建封奉客詔遣造使幽州造與濟語未訖濟願效死節造還詔馳驛入奏帝奇其才將用爲諫官以語洩乃止復去隱東都穆宗長慶初賜緋衣使諭劉總爲

開示禍福總懼若兵在頸籍所部入朝還遷殿中侍御史後出復召知彈奏夏州節度李祐違詔獻馬造劾之祐爲膽落造性剛急人或忤已亦以氣出其上彈擊無所回畏威望隱然與元軍亂殺李絳文宗以造能可夷其亂命節度山南西道造往即問軍中殺絳狀無貸者後爲御史大夫方倚以相會疾不能朝遂止

余按公姿儀瑰傑威望凜然彈擊不回奸雄落膽勵靡雪凌霜之操鐵中之錚錚者乎

裴度　晉國公

裴度字中立聞喜人德宗貞元初擢進士第又舉賢良方正異等以御史論權嬖梗切出元和中知制誥憲宗遣度宣諭田弘正徧至屬州布楊天子德澤魏人嘆服王師討蔡度以中丞視行營諸軍還奏攻取策與帝意合王承宗謀緩蔡兵伏盜京師刺用事大臣議者欲罷度以安二鎮帝怒曰賊計適行吾倚度足破二賊矣度以綱紀未張王室陵遲常憤愧無死所帝益信仗拜度平章事時方

連諸道環拏不解內外大恐度當國外內始安由
是討賊益急于時討蔡數不利它相李逢吉等建
言用兵餉遺煩匱宜休師唯度請身督戰誓不與
賊俱存即以相領淮西處置使統事入對延英曰
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未授首臣無還期帝壯之
爲流涕初逢吉忌度帝惡其沮撓出之外度屯郾
城勞諸軍事奮于勇是時諸道兵悉中官統監度
奏罷之使將得耑制號令一戰氣倍未幾李愬夜
入懸瓠城縛吳元濟以報度入蔡除苛政民始知

有生之樂程异皇甫鎛以言賄賦幸俄得宰相度
三上書極論不可帝不納纖人始得乘鎛初蔡平
王承宗懼度遣辨士栢耆脇說乃獻德棣二州李
師道怙强度密勸帝詔田弘正致討師道果擒度
極言中人橫恣時方討鄆帝曰姑議東事此細事
我自處辨度曰兵事不理止山東中人橫暴將亂
天下帝悟讓楊朝汶殺之京師肅清已爲异鎛所
構出鎮河東穆宗即位詔度討朱克融王廷湊時
帝所遣將有所畏無尺寸功度入賊境數斬將以

聞元稹結宦官求執政憚度復當國不使有功度恐亂作即上書痛暴稹過惡帝罷稹近職俄擢稹宰相度以相留守東都諫官叩延英言不可罷度兵會中貴人使幽鎮還言度居東人人失望帝召入朝會昭義監軍劉承偕慢劉悟舉軍譁怒度諫帝出承偕昭義遂安時徐州王智興逐崔羣河北諸軍進退未一議者請相度帝從之度居位再閱月爲李逢吉險賊所間罷爲左僕射帝暴疾中外不聞問者三日度固請到內殿求立景王爲嗣逢吉代相醜沮日聞長慶中王庭湊屠元翼之家敬宗羞愧嘆宰輔非人使凶賊熾肆學士韋處厚言度元勛巨德文武兼備乃復度平章事逢吉懼爲非衣小兒謠欲傾度天子明其誣朱克融執賜衣使者楊文端且假度支帛請遣工助治東都帝怒度言二筴克融聽命歸文端帝日晏坐朝度諫以爲近聞延英日稀恐萬機壅閉帝數視朝帝崩定筴誅劉克明等迎江王爲文宗牛僧孺李宗閔同輔政嫉度勳業久居上共短之度徙東都留守度

治第集賢里作別墅于午橋號綠野堂與白居易
劉禹錫爲文章杷酒相懽不問人間事每大臣自
洛來必問度安否卒之時遺半藁以儲貳爲請無
私言先封晉國公後謚文忠
裴度自贊曰爾才不長爾貌不揚胡爲將胡爲相
一片靈臺丹青莫狀
劉昫曰晉公以書生素業致位台衡逢時遭屯振
腕克醜誓以身殉不亦壯乎夫人臣事君惟忠與
義大則以訏謨排禍難小則以讜正匡過失內不

慮身計外不恤人言古之所難也晉公能之誠社
稷之良臣股肱之賢相元和中興之功公胡讓焉
勲昭王室威震外夷歷事四朝始終全德矣
沈演曰憲宗時劉闢逆節于西川季安專制于魏
博承宗雄行于成德師道竊據于淄青吳元濟父
子沮兵于淮蔡以至刺客公行元臣陰賊帝也始
而謀之黃裳既而謀之李絳終而挈天下之重付
之晉公決策廟堂制勝千里以西川則盪定矣以
魏博則歸疆矣以承宗則請吏矣以元濟則就擒

而師道則伏鑕矣兩河之地還我版圖六鎮之民復我赤子歷世之元兇盡殄而百年之氛穢頓清用度一人足破二賊吾之言不如昨乎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國無日度之言不猶在耳乎覽山河于几席而永言恢復之艱覩韜畧于韋編而益勵持盈之志纂述昔日之憂勤儆戒今日之滛泆大臣之善誨其君也如此

柳宗元　柳州刺史

柳宗元字子厚河東解州人少穎敏絕倫爲文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椎仰貞元元年擢進士第又中博學宏辭授校書郎遷監察御史裏行王叔文韋執誼奇其才及得政引內禁近與計事擢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俄而叔文敗貶永州司馬既竄斥地又荒癘又自放山澤間其湮厄感鬱一寓諸文倣離騷數十篇讀者咸悲惻久在貶爲文益進南方進士走數千里從宗元游經指授者爲文辭皆

有法與韓愈齊名愈評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宗元自永州徵至京意望復用一日詣卜者告以夢曰余柳姓昨夢柳樹仆地其不祥乎卜者曰生則柳樹死則柳木木者牧也君其牧柳州乎竟如言至柳州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其俗以男女質錢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宗元設方悉令贖歸尤貧者令書其傭足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下其法于他州歲免而歸者千人劉禹錫摘播州宗元泣曰播州非人居禹錫親在堂吾不忍願以柳易播

韓愈曰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追逐詡詡强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直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禽獸夷狄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于厚之風亦可少愧矣

韓愈曰凡物之生不願爲材犧樽青黃乃木之災

子之中棄天脫馬羈玉珮瓊琚大放厥詞富貴無
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偉不善爲斲血指
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
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規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
羣飛刺天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
託非我知子子寔命我由有鬼神弗敢遺墮
皇甫湜曰嗚呼栁州秀氣孤禀弱冠游學聲華籍
甚肆意文章秋濤瑞錦吹廻蟲濫王風凛凛連收
甲科驟閱班品青衿縉紳屬目歛衽公卿之祿若
在倉廩至駿難馭太白易慘華鐘始撞一頻聲寢
梧山恨望桂水愁飲鬱鬱羣議悠悠積念竟奄荒
瘴遂絕羇枕
史愼餘曰順宗時有八司馬而宗元與焉至今未
有諒其志者夫帝以風疾不能臨御而王伾叔文
皆東宮故人迹其行事如貶李寔却進奉罷宮市
禁五坊小兒追陸贄陽城赴京師皆善政其以范
希朝韓泰主神策軍以奪宦官兵柄尤爲奇偉此
豈伾文所能哉蓋宗元志也但其采聽謀議汲汲

如狂互相推奬曰伊周管葛而僩然自得謂天下無人又榮辱進退不拘程式而使士大夫畏之過矣所以忤中貴犯士憾遭斥不盡其才也使河東之柳復榮功業詎可量乎論者槩以文人無行目之且與伾文同科無末減焉豈不寃哉

余按柳州奇才左莊屈宋班馬以來一人也貶永州地荒癘爲文益進南方進士走千里從游與昌黎齊名並稱韓柳讀其集如崇巖峭壁不可攀也

白居易

白居易字樂天太原人生甫七月識之無二字少穎敏貞元中擢進士元和初以翰林學士遷左拾遺天子以旱甚詔蠲貸賑除災沴居易乞盡免江淮兩賦以救流殍且多出宮人憲宗頗采納河東王鍔將加平章事居易以爲宰相天下具瞻非有重望顯功不可任桉鍔誅求得財號羨餘以獻若與宰相諸節度爭裒割生人以求所欲矣度支有囚閔鄉獄更三赦不得原請一切免之奏凡十餘

上益知名會王承宗叛帝詔吐突承璀率師入討
居易諫曰唐制每征伐專委將帥比年以中人爲
都監今承璀爲制將又寔都統恐四方聞之必輕
朝廷帝不聽既而兵老不決居易又言不亟罷兵
且有四害後對殿中論執彊鯁帝未諭輒進曰陛
下誤矣帝變色罷李絳爲解之帝悟歲滿當遷帝
以家貧聽自擇官居易請如姜公輔以學士兼京
兆戶曹參軍詔可明年母喪有言居易母墮井死
居易賦新井篇言浮華無寔行遂貶江州司馬穆

宗好畋游獻續虞人箴以諷時河朔復亂居易言
兵多難用將衆不一且李光顏久將有威名裴度
忠勇可當一面居易雖進諫不聽乃匄杭州刺史
有築堤浚井溉田之功文宗初二李黨事與楊虞
卿與居易姻家而善李宗閔居易惡緣黨人斥還
東都號醉吟先生又稱香山居士嘗與胡杲吉旼
鄭據劉真盧直張渾狄兼謨盧真燕集皆高年不
仕人慕之繪爲九老圖初與元稹酬詠號元白稹
卒又與劉禹錫齊名號劉白

元稹曰予與樂天同校秘書多以詩章相贈荅自是巴蜀江楚洎長安中遞相倣傚稱元和詩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墻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繕寫模勒衒賣市井或持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甚者盜姓名苟求自售襍亂間厠予于平水市中見童習歌詩問之對曰樂天微之詩不知予爲微之也雞林賈人求市頗切自云本國宰相每以百金模一篇僞者宰相輒能辯別自篇章以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長樂天之長可以爲多矣夫以諷諭之詩長于激閑適之詩長于遣感傷之詩長于切五言律詩百言而上長于贍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長于情賦贊箴戒之類長于當碑記敘事制詔長于寔啓奏表狀長于直書檄詞策剖判長于盡總而言之不亦多乎哉

宋歐陽脩曰居易在元和長慶時與元稹俱有名最長于詩其自敘言關美刺者謂之諷諭詠性情者謂之閑適觸事而發謂之感傷觀居易始以直

道奮在天子前爭安危冀以立功雖中被斥晚益不衰當宗閔時權勢震赫終不附離爲進取計完節自高而禎中道徼陟得宰相名望滌然嗚呼居易其賢哉

余贊曰琴一張酒一壺月爲鏡雲爲圖天地寬任浩歌琵琶行池上篇陶然醉不參禪香山老白樂天

陽城　國子司業

陽城字亢宗夏縣人初求爲吏隸集賢院竊院書讀之無所不通遠近慕其行來學者接跡于道李泌爲相言之德宗召拜諫議大夫城褐衣到闕下帝遣中人持緋衣賜之縉紳想望丰采及受命宅諫官論事苛細紛紛帝厭苦城聞得失且熟猶未肯言韓愈作爭臣論譏切城與二弟延賓客日夜劇飲八年人不能窺其際及裴延齡誣陸贄等帝怒甚無敢言城約拾遺王仲舒守延英閣上疏極

論延齡罪慷慨引誼申救贄等累日不止聞者寒懼城愈勵帝大怒召宰相抵城罪皇太子開救得免帝欲相延齡城曰延齡爲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于庭坐是遷國子司業簡孝秀德行升堂上沉酗不率教者皆罷躬講經籍生徒斤斤皆有法度薛約者狂而直言事得罪謫連州吏捕迹得之城家帝惡城黨有罪出爲道州刺史太學諸生何蕃等二百人頓首闕下請留城數日爲吏遮抑不得上至道州治民如治家奏罷歲貢侏儒順宗立召還城而城已卒

余讀柳柳州陽公遺愛碣與其遺太學諸生書復觀范祖禹論陽公救陸贄欲壞裴延齡麻城于師道臣道兩無愧矣或謂城激于昌黎之論豈然哉城以撫字治民以直諫致主以忠孝勉諸王以友愛處弟妹信乎賢者也

湯聘尹曰陽城之時何時也鄴侯未稅駕之先其規畫謨議足以庶幾復全盛之舊及鄴侯甫卒而敬輿得君既久信而後諫耿耿炳若丹青凡所欲

言者皆贄所已言而城固不必諫也逮贄沮延齡而反罷爲賓客此何時也正陰陽消長之幾而扶泰抑否者間不容髮也宗社安危在此舉而當言者孰大于是故率衆諫官而不爲黨守延安門而不爲固雖慟哭于廷而不爲激惟欲迴狂瀾于既倒支大厦于將傾兼君心之一悔悟焉而他固有所不遑恤也國子改而道州遷白麻自若而莫之褫其柰之何噫吾取其言之當可而其從違利鈍固不暇計也

柳公權

柳公權字誠懸河東閒喜人公綽弟也年十二工辭賦元和初擢進士李聽鎮夏州表爲掌書記因入奏穆宗曰朕于佛廟前見卿筆跡思之久矣問筆法對曰心正則筆正筆正乃可法矣時帝荒縱故公權及之文宗時充翰林書詔學士嘗召對燭窮而語未盡宮人以蠟液濡紙繼之它日與六學士對便殿帝稱漢文帝恭儉因舉袂曰此三澣矣學士皆賀公權獨無言帝問之對曰人主當進賢

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此小節耳公權論事不阿常與周墀同對墀惴恐公權益不奪帝徐曰卿有諍臣風可居諫議大夫開成中召問得失時郭旼領邠寧人謂獻二女乃有是除因引王珪諫廬江王妃事諫之帝命中官送女還旼家武宗立公權爲李德裕所不悅左遷咸通初以太子太保致仕云

余按公權兄公綽嘗寓書宰相李宗閔言家弟本志儒學先朝以侍書見用頗類工祝願徒散秩蓋嫌其弟以書顯乃穆宗之見思文宗之喟嘆宣宗之賜以器幣顧常在書而當時大臣家碑誌非其筆人以爲不孝外夷入貢者皆別署貨貝曰此購柳書然則公綽所輕乃當世所重乎其博貫經傳奏對多有忠益所自鐫秘惟圖籍而銀盃一笥亡去公權笑謂奴曰羽化矣不復詰跡其風槩書固以人重哉

蔡茂曰柳氏河東宦閥在公卿間最名有家法公權與兄公綽日會食不離小齋至秉燭執經史講

居官治家之法侄仲郢事公權如事公綽爲京兆尹出遇公權必下馬端笏立候以禮律身其家法在官不奏祥瑞不貸贓吏法急于濟貧卹孤有水旱必先期假貸廩軍食必精豐逋租必貰免館傳必增飭即閨閣刑于不敢以相國貴族奢靡熊允課子以資勤苦噫若栁氏者斬然家範宜其不墜先聲朱文公亟嘆服而取法之也余猶羡居雄職淩厲其肝腸孤忠照日月耶

司空圖　兵部侍郎

司空圖字表聖河中虞鄉人咸通末擢進士第王凝貶商州圖感知己往從之凝起觀察宣歙乃辟置幕府召爲殿中侍御史不忍去凝府坐劾左遷光祿主簿分司東都故相盧欈居洛嘉圖節義常與之游欈復執政召拜禮部員外郎尋遷郎中黄巢陷長安奔行在拜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後遷河中累拜諫議大夫戶兵二部侍郎皆固辭隱居王官谷朱全忠篡位召爲禮部尚書不起哀帝被殺

圖聞不食而卒其志凜凜與秋霜爭嚴眞烈丈夫
哉嘗芟松枝爲筆管曰幽人筆當如是與人疏不
名官位但稱知非子又稱耐辱居士
宋胡寅曰唐末進退不汚者惟司空圖一人其猶
在韓偓之右乎迹去而意遠情疎而罪微此蔡邕
伍瓊周毖之所難也詳味其事想見其人嗚呼其
可謂賢矣哉
余按表聖清節高致爲晚唐第一人物嘗愛其論
詩云陳杜濫觴之餘沈宋始興之後傑出于江寧

宏思于李杜極矣右丞蘇州趣味澄敻若清沇之
貫達大曆十數公柳又其次元白力就而氣孱乃
都市豪佑耳劉公夢得楊公巨源亦各有勝劉德
仁時得佳致亦足滌煩又曰王右丞韋蘇州澄澹
精緻格在其中豈妨于遒舉哉賈浪仙誠有警句
觀其全篇意思殊餒大抵附于寒澁方可致才亦
爲體之不備也
江休復詩曰首陽采薇士商代緬以遐唐季有夫
子遯世肥且嘉板跡離汙險抗志淩青霞剝運扇

頹風奸雄斥回邪不然隨流波橫噬猰㺄牙吁哉
土德衰睽乖鬼盈車英英夫子賢顯晦吾所嗟想
見棲隱情遺文搴菁華山藏白駒谷水逸騷人家
躊躇碧峰前寒日忽已斜

余按圖預爲壽藏故人來者引之壙中賦詩對酌
人或難之圖曰達人大觀幽顯一致非直暫遊此
中公何不廣哉布衣鳩杖出則女婢一人鸞臺自
隨歲時春社會集圖必造之與野老全席曾無驕
矜色余愛此公洒脫淵明以來一人而已卷七終

男芸茂刊